春申舊夢

文：老5海 畫：李袁裕

我不能在外面過夜

「我沒有與她亂。」

「與我呢？」白月琴笑了。

「我們當然超友誼。」

「在州的女人面前也否認？」

「我們喝酒吧！」

兩人舉杯。

他們後來把三分之一瓶的伏特卡銷到汽車中，不久，抵偉達飯店開房。梅開二度猶不足，再添一次，然後兩人同洗淋浴，出浴室，白月琴躺到床上道：

「我不能在外面過夜，因爲我總算是個男人。」

聽到「關秀」兩字，小張幾乎失笑，但即想到她究非施維娟輩，蔣琳也是關秀，即說：

「我送你回去吧，其實我也倦呢！」

「你不必送我，我坐三輪車回去，」白月琴說：「或是坐出差汽車回去。」

「我送你，我們都喝一杯咖啡如何？」

「很好。」

小張即打電話了。

他們喝了咖啡走出偉達飯店，跳上汽車，這時路上車輛稀少了。車開，白月琴道：

「我們是世季末的狂歡。」

「在新世紀開始時，男女也要性交。」小張說：「共產黨不性交嗎？」

「你要注意我所用的一個『狂』字。」

「眞是世紀末的狂歡。」小張點點頭。

「你最近運氣如何？」

「我做投機證券穩打。」

「賺了？」

「是的，怀的經濟情形怎樣？」

「我不窮，如果窮呢？」

「朋友有通財之誼。」

「因爲我們有通姦之誼，哈哈哈哈！」

「不要用『通姦』兩字。」

（一五七）

一五五：墜支二十萬

十歲爲加幣，對關樹峰來說，不是一個大數目，但要把這筆錢投資在一個伏記的身上，他就得審愼考慮一下了。

他當然希望少花點錢，可是，如果要替李康保好移民手續，非付出這一筆錢不可，那也無其他的辦法可想。實際上，公司現在極需要李康，一定不能讓他離去，而且要他安心工作，那麼，除了替他籌一條後路，實個保證，讓他無後顧之憂，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晚上，關樹峰打電話問香港找葉康，談完公司的事，他就把日間和王漢聰談話的情形告訴了他。

「非二十五萬不可呀？十五萬的那種投資計劃的法律公証書。」文子因而感激父親的允許，而且是他父親由京都、奈良之間的老家，提去大阪的。她父親在電話中說：「我反對嫁外國人，對於日本，中國人不是外國人，這是你祖父當年說的。」文子告知她的「御主人」——單丈夫時說：「到香港後，我添了心理上的認識——從種族上看，中日之親，甚至不開口說話，也從來不覺中國人是外國人！」

「說來話長，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二次大戰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大學生，他有了一個亞洲合衆國的新觀念——未來應有一個紐USA，這個A，就是亞細亞！」——「好觀念！」

「但他的老師——日本老東京帝大的法學博士，却警告說：「除非未來的中國能有未來的日本同樣的富强，否則新有愛色愛難成！」

「我明白，但我不如你的地位，可我却同你結合——也就是聯合了！」——「因爲男女之愛情，不是民族可以分開的，也不是政治經濟可以阻隔的！」她感動到爬到枕上來吻他。

一五六：亞洲合衆大有可能

香港平日人人忙，爲了註冊結婚，壽民偕同文子自己去跑註冊署。壽民讓文子親歷其境——「這是難得的經歷，幸而先登記了，現在只繳納你不夠年齡獲得你父親同意的法律公証書。」文子因而感激父親的允許，而且是他父親由京都、奈良之間的老家，提去大阪的。她父親在電話中說：「我反對嫁外國人，對於日本，中國人不是外國人，這是你祖父當年說的。」文子告知她的「御主人」——單丈夫時說：「到香港後，我添了心理上的認識——從種族上看，中日之親，甚至不開口說話，也從來不覺中國人是外國人！」

「說來話長，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二次大戰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大學生，他有了一個亞洲合衆國的新觀念——未來應有一個紐USA，這個A，就是亞細亞！」——「好觀念！」

「但他的老師——日本老東京帝大的法學博士，却警告說：「除非未來的中國能有未來的日本同樣的富强，否則新有愛色愛難成！」

「我明白，但我不如你的地位，可我却同你結合——也就是聯合了！」——「因爲男女之愛情，不是民族可以分開的，也不是政治經濟可以阻隔的！」她感動到爬到枕上來吻他。

一五七：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五八：塾支二十萬

五萬的投資移民呢！」

「那些公司是否可靠，我就不知道了，不能隨便評論。但是，王漢聰在這邊，我相信他的說法應該是比較可信的。」關樹峰說。

「可是，我哋有二十五萬加幣呢？」葉康說，「我已經告訴你，我買了香港的房子，也必須在加拿大買房子。手邊的積蓄有限，距離投資二十五萬元太遠了。如果不是靠你幫忙，我根本就沒有條件移民！」

「我當然會幫你，可是，我得知道，你要我幫你先墊支多少？」關樹峰問。

「最好，你能先墊二十萬。」

「二十萬？」關樹峰有點意外，這個數字比他想像的還要多。

「除了買房子，我還得預備一筆貿東西和裝箱搬運的費用呀！」葉康說。

迷霧

洋浩泉

一五九：坐在長媳位子上

從此，素菲更加愛獻民，她克盡妻子的任務，對丈夫體貼，關話。

在家族裡，她也恰如其份地，坐在第二代長媳的位子上。她孝順待奉家翁、家姑；對待三叔、四姑娘，乃至五姑娘，她採取友好和婉轉的態度。絕不參與任何一方的是非談話。

很快，在卜家，她樹立起「個賢慧淑德的女主婦形象。

她回到外家，把自己的幸遇告訴媽媽，說：

「我發夢也發不到——在被拋棄之下，會飛上枝頭和獻民結鳳凰，在家族受到歡迎！」

媽媽說：「素菲，不是你自己飛起來，是你折翼後，好心的獻民把你撈救，捧上大樹枝頭。希望你以後好好做人，別從枝頭跌下來。」

「媽，我以後懂得怎樣做人了！」素菲說。

媽媽在欣慰中，忽然有所思，呆望窗外。

「媽，你在想什麼？」素菲問。

城市家族

辛劍

一六〇：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愛滋狂人

現代江湖實錄之二十一

田長歌

一六一：開心

風言蜂語

亦有一致

重建反黑組與設學報基金，意見不一。

剷除黑社會目的則一致。

目的在此

一關注團體認爲社會福利白皮書無實質作用。

但可表示有社會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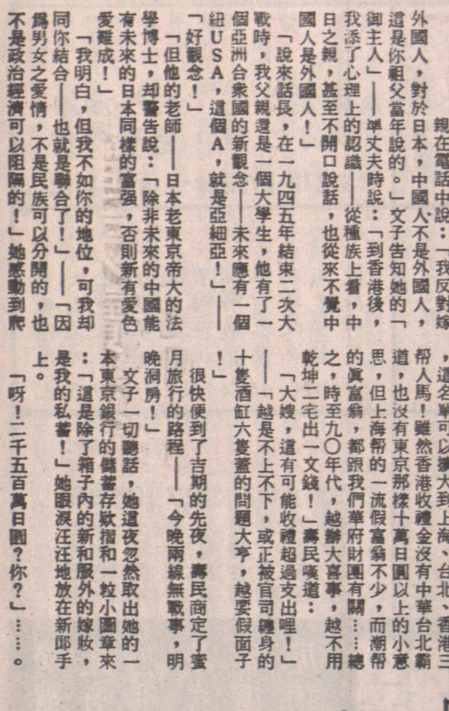
有待說明

鄧蓮如謙稱自己非政治家。

行政局首席議員未知是什麼？

一六二：爲賽爾

人生處處有情緣 文：蘭馬 圖：馬



香港平日人人忙，爲了註冊結婚，壽民偕同文子自己去跑註冊署。壽民讓文子親歷其境——「這是難得的經歷，幸而先登記了，現在只繳納你不夠年齡獲得你父親同意的法律公証書。」文子因而感激父親的允許，而且是他父親由京都、奈良之間的老家，提去大阪的。她父親在電話中說：「我反對嫁外國人，對於日本，中國人不是外國人，這是你祖父當年說的。」文子告知她的「御主人」——單丈夫時說：「到香港後，我添了心理上的認識——從種族上看，中日之親，甚至不開口說話，也從來不覺中國人是外國人！」

「說來話長，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二次大戰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大學生，他有了一個亞洲合衆國的新觀念——未來應有一個紐USA，這個A，就是亞細亞！」——「好觀念！」

「但他的老師——日本老東京帝大的法學博士，却警告說：「除非未來的中國能有未來的日本同樣的富强，否則新有愛色愛難成！」

「我明白，但我不如你的地位，可我却同你結合——也就是聯合了！」——「因爲男女之愛情，不是民族可以分開的，也不是政治經濟可以阻隔的！」她感動到爬到枕上來吻他。

一六三：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六四：坐在長媳位子上

從此，素菲更加愛獻民，她克盡妻子的任務，對丈夫體貼，關話。

在家族裡，她也恰如其份地，坐在第二代長媳的位子上。她孝順待奉家翁、家姑；對待三叔、四姑娘，乃至五姑娘，她採取友好和婉轉的態度。絕不參與任何一方的是非談話。

很快，在卜家，她樹立起「個賢慧淑德的女主婦形象。

她回到外家，把自己的幸遇告訴媽媽，說：

「我發夢也發不到——在被拋棄之下，會飛上枝頭和獻民結鳳凰，在家族受到歡迎！」

媽媽說：「素菲，不是你自己飛起來，是你折翼後，好心的獻民把你撈救，捧上大樹枝頭。希望你以後好好做人，別從枝頭跌下來。」

「媽，我以後懂得怎樣做人了！」素菲說。

媽媽在欣慰中，忽然有所思，呆望窗外。

「媽，你在想什麼？」素菲問。

城市家族

辛劍

一六五：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六六：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六七：亞洲合衆大有可能

香港平日人人忙，爲了註冊結婚，壽民偕同文子自己去跑註冊署。壽民讓文子親歷其境——「這是難得的經歷，幸而先登記了，現在只繳納你不夠年齡獲得你父親同意的法律公証書。」文子因而感激父親的允許，而且是他父親由京都、奈良之間的老家，提去大阪的。她父親在電話中說：「我反對嫁外國人，對於日本，中國人不是外國人，這是你祖父當年說的。」文子告知她的「御主人」——單丈夫時說：「到香港後，我添了心理上的認識——從種族上看，中日之親，甚至不開口說話，也從來不覺中國人是外國人！」

「說來話長，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二次大戰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大學生，他有了一個亞洲合衆國的新觀念——未來應有一個紐USA，這個A，就是亞細亞！」——「好觀念！」

「但他的老師——日本老東京帝大的法學博士，却警告說：「除非未來的中國能有未來的日本同樣的富强，否則新有愛色愛難成！」

「我明白，但我不如你的地位，可我却同你結合——也就是聯合了！」——「因爲男女之愛情，不是民族可以分開的，也不是政治經濟可以阻隔的！」她感動到爬到枕上來吻他。

一六八：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六九：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七〇：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七一：坐在長媳位子上

從此，素菲更加愛獻民，她克盡妻子的任務，對丈夫體貼，關話。

在家族裡，她也恰如其份地，坐在第二代長媳的位子上。她孝順待奉家翁、家姑；對待三叔、四姑娘，乃至五姑娘，她採取友好和婉轉的態度。絕不參與任何一方的是非談話。

很快，在卜家，她樹立起「個賢慧淑德的女主婦形象。

她回到外家，把自己的幸遇告訴媽媽，說：

「我發夢也發不到——在被拋棄之下，會飛上枝頭和獻民結鳳凰，在家族受到歡迎！」

媽媽說：「素菲，不是你自己飛起來，是你折翼後，好心的獻民把你撈救，捧上大樹枝頭。希望你以後好好做人，別從枝頭跌下來。」

「媽，我以後懂得怎樣做人了！」素菲說。

媽媽在欣慰中，忽然有所思，呆望窗外。

「媽，你在想什麼？」素菲問。

城市家族

辛劍

一七二：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七三：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七四：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七五：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七六：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七七：臨時取消會議

「我們去逛逛街，買點東西好帶回中國，」彼德諾維奇上前對巴耶夫說，「你也該買點什麼給你的娜塔莎小寶貝，我們天天開會的，明晚意外一天假期，不可浪費。」

「不瞞你說，我手頭的錢不多，」巴耶夫攤攤手，「我差不多天天喝酒，錢都花在酒瓶子裡了，專車從來是準時到達的，但如今却一遲再遲，難道出了什麼問題了？

樓上的其他專家已下樓齊集門口了，大家七咀八舌地議論。又過了五分鐘，仍無動靜，大家推舉巴耶夫去打電話詢問，他樂意地接受了。

出乎意料之外，工業部辦公室電話傳來的回答很簡單：今天的會議臨時取消，各專家可自由活動，再要開會時才另行通知。

巴耶夫掛斷電話後回來告訴人們，各專家更是議論紛紛：是發生什麼事要臨時取消會議？又埋怨專車不再來也該及早通知一聲——「這是除了箱子內的新和服外的嫁妝，是我的私蓄！」她眼淚汪汪地放在新郎手上。

「呀！二千五百萬日圓？你？」……。

異族情

青升

一七八：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七九：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八〇：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八一：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八二：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八三：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八四：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淡淡地說。

「我已死心！」素菲說。

「他事竟是你小叔，你們終有一天會見面的。」媽媽說。

「見面又怎樣？我已在心裡除掉那人！」

「我去過你家，發現你和獻民住的地方，隔屋就是獻國居住，我不舒服。」

「不必多顧慮，媽媽，信任你女兒。」素菲說：「再說，那些居住的事，是老爺的安排，我們總不能搬出來住。」

「也許我的顧慮多餘，素菲，總之你好好掌握得來不容易的幸福。」媽媽說。

「還用說嗎？」她說。傳來開鐵閘聲，然後是開門，已出落得健美可人的素芬，放學回家，她現在已是大學生啦。

一八五：上飛鵝山

蘇絲曰：「有嘅，乜有此事耶？」

阿占曰：「幾乎次次拍案叫絕喇，蘇絲，唔好，此乃無價之寶，千斬不可落剪，一剪就係咁大，死人者也。」

蘇絲曰：「點會死，等我冲完入廁所，一定打電話叫十字車，送你去醫院。」

阿占笑曰：「咁你等坐監都得！」

蘇絲曰：「有所謂，我預了坐監。」

阿占曰：「靜靜入冊有所謂，你咁搞實行出醜，全世界知道。」

蘇絲曰：「我都話幾大就幾大略！」

阿占曰：「好，你計劃喇，千斬唔好實行。不過你之計劃一定告吹，因爲我有此心。」

蘇絲曰：「有就好！如果有，你要顧住後果，或者想作爲女人之時，睦下後果！」

阿占曰：「當然了，我一定會警惕自己。你放心喇。」

蘇絲仍然擔住阿占把柄，曰：「做乜鬼呀，有屋火氣戰！」

阿占曰：「嚇到縮嘴，重有多少界你捏住，執到喇！」

蘇絲曰：「我不理呀！你搞掂我至得。」

阿占曰：「點得呢，此處乃大街大巷，返屋企甚做喇！」

蘇絲曰：「我想試下啃架車內之滋味。駛上飛鵝山喇！」

阿占曰：「乜話？原來你試過上飛鵝山開波者乎？」

蘇絲嗔曰：「去喇你！我邊有呀！」

一八六：金屋藏嬌

「我在担心一件事情！」

「你是說獻國？」女兒抬臉望媽媽。

媽媽點點頭，她並不隱瞞自己的顧慮，說：「是他！」

「以爲你担心什麼，對那人，我恨之刺骨，對他，我恨不得他快點死！」

「太恨，並不等於死心！」媽媽